

增修東萊書說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一)

時瀾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重刻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爲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闡其奧。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呂成公嘗著書說。先之以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未竟而歿。清江時氏瀾。成公高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識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攷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攝旨歸之明備。宣義蘊之精微。俾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闡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以下。尙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弟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覺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遙遙其若接矣。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攄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閒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遘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十有一月。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道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遊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銀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澧。曰瀾。曰涇。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召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懷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增修。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攝義蘊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觀矣。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兗以濟爲界。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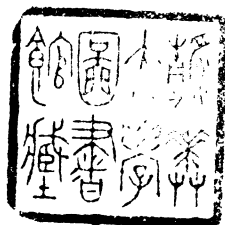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荆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太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澠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澠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荷澤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荆山

曾書謂之南荆。

漢

自蟠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次陽列。蓋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鳥鼠

酈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鳥鼠西北。許謹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鳥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旣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

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爲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傅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荊州者。荆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穎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既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沔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堯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濰濰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濰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濰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濰濰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

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晉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灘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灘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書云泛溢則南北旣被爲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旣曰溢爲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書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旣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

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

### 岍岐荆

岍、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恆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旣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蟠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岷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沆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旣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溫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沆。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絕。故旣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關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關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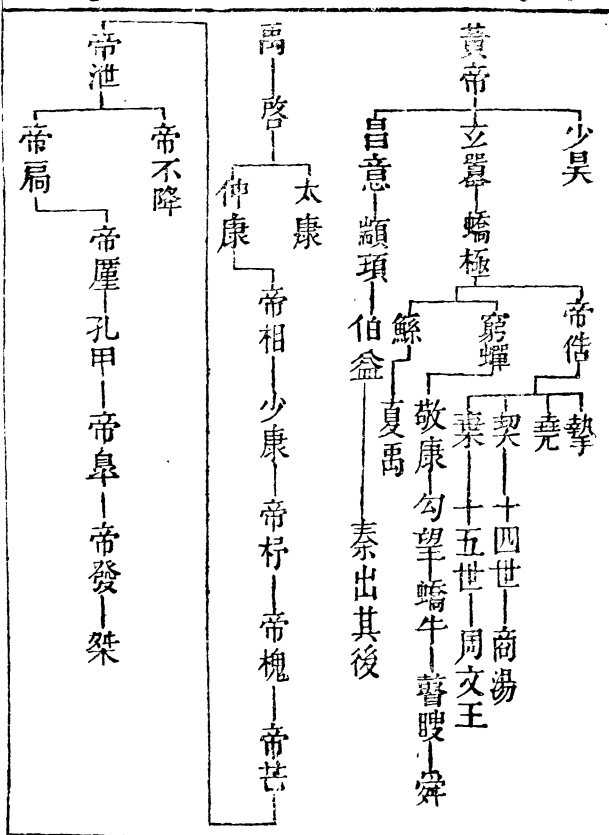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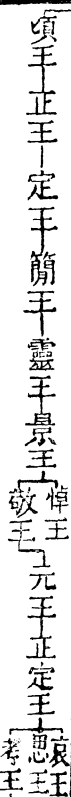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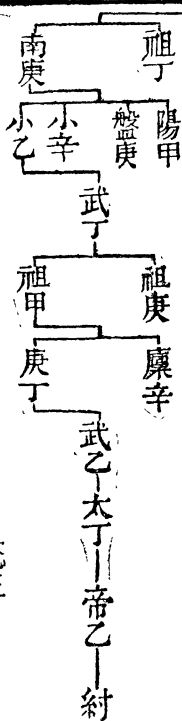
渠搜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 唐虞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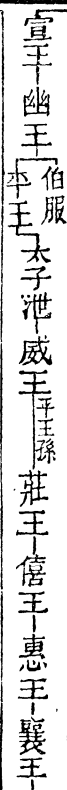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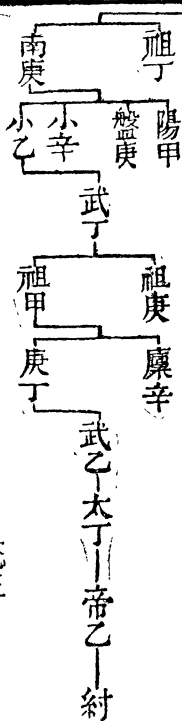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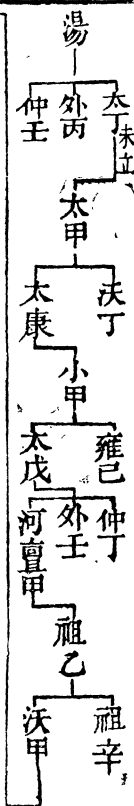


# 周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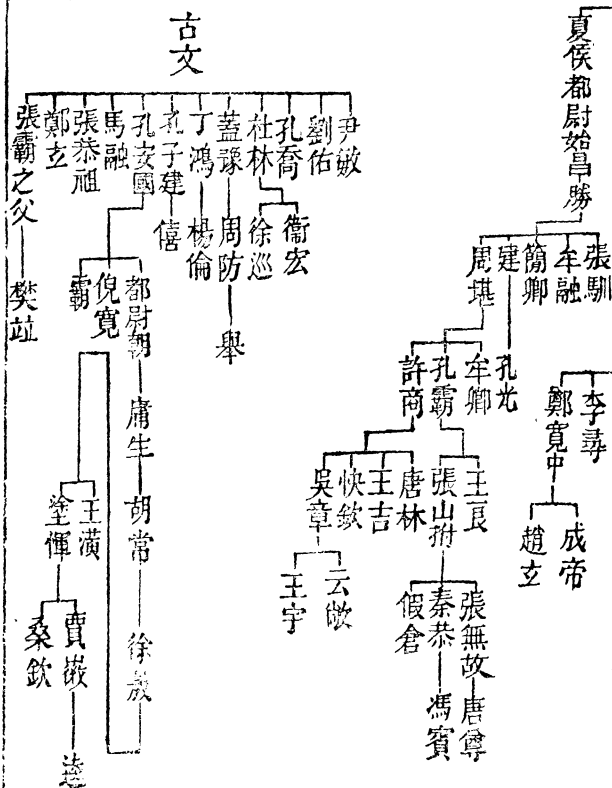
威烈王 — 安王 — 夷烈王 — 顯王 — 慎觀王 — 赧王

# 周譜系圖



威烈王 — 安王 — 夷烈王 — 顯王 — 慎觀王 — 赧王

# 書學之圖



# 君臣名號

唐虞

君堯舜

臣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皋陶

垂 殳 斨 伯與 伯益 朱虎 熊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瞽瞍 象 十二

牧 三苗

夏

君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臣益 義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侯

商

君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疑至 臣扈 原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虢叔 閔天 散宜生

秦顛 南宮适 霍叔 蔡仲 蘇公 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 呂伋 君牙 伯問 呂侯 晉文侯 魯侯 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謨  
貢歌誓誥  
訓命征範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謨  
貢歌誓誥  
訓命  
征範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

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爲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爲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既治，而用心於歷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典捨此他無所爲，堯果無爲獨此一命而已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爲之，而實堯爲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爲之中而有有爲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歷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既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歷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纖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爲一，歷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皞皞如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申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歷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其成歷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毼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歉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卽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旣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毼。毼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餼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餼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毼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歉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卽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旣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毼。毼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餼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餼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

至此。堯博詢遍探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啓子朱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惻然之心。矜憐二人之棄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爲善而憂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啓子朱啓明。蓋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不善。放齊薦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至此。堯博詢遍探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啓子朱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惻然之心。矜憐二人之棄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爲善而憂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啓子朱啓明。蓋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不善。放齊薦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時賢人君子視以爲常。至漢唐往往稱德業人。蓋爲惡者多。亦視以爲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悉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若異。而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爲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誣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自愜。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卽遜四岳。四岳旣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閒。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繇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卽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爲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爲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爲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子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卽遜四岳。四岳旣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閒。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繇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卽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爲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爲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爲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子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

刑于二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嬌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以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致其敬。且舜既克敬矣。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頑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則怒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怨隨之。致頑嚚於其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姦者可父。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姦宄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爲君。若果無所爲也。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若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吉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責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卽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

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意。哲者心之覺明者。其發見也。溫良恭敬允信塞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微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溫良恭儉遜也。元德者。幽潛之德。卽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實。舜抱幽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寬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徽。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徽五典。五典則克從。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非有意以此爲難。

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既形。繆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災。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誠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脈絡。自然生意發越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即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蓋舜典不載。即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書曰。受終。辭意。

至重。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歷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歷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己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卽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月然後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

至重。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歷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歷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己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卽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月然後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

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肅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之工。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壅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爲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最大者爲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嘗濬矣。復言濬何邪。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畫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蓋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門。施鞭扑之寬。又繼之以眚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

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敍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肉刑尙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卽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敍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雖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忿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整肅而有條理。久

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承堯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爲。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卽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太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卽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減於前。亦不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著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雖治世不可忽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教十二牧以爲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數

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墮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犁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卽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大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墮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犁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卽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大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皐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寬者。見聖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規摹。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寬之意。況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窮已也。惟明克允。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寬。卽謹徽之意也。詳略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謹徽而已。賢者則旣言敬敷。又言在寬。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謂。寬者。漸漬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爲一。官兵卽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非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己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富國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之象。舜嘗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爲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躍。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臯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強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虞也。旣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汨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兪。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胥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

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卽之也。溫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溫。則不至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爲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閒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尙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點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脈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

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卽之也。溫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溫。則不至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爲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閒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尙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點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脈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

#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皋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爲申之之意。非也。蓋皋陶固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既燃之後。則輝光發耀。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祇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祇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競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

所謂艱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艱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久。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艱。自然而敏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嘗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爲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舜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下。賢無遺於野。萬邦復咸寧矣。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其己以從乎人。無告者不敢虐。困窮者不敢廢。曰虐與廢。不必橫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爲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艱也。堯之所謂艱者。不出求言安民之事。艱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益又發明克艱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爲用。無非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爲天之所眷。下爲四海之所歸。至於爲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爲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

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爲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開。禹之言闡。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脈相貫。初無閒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儆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儆戒。其於無虞。儆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詁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

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拂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卽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卽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旣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旣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

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拂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卽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卽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旣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旣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

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之主。故舜因此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卽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展轉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爲本。舜旣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人所以爲聖人也。不怠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者。方知不怠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自古爲帝爲王者。功業皆以不怠而成。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于不怠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他才德。止言不怠。卽付以天下。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蓋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平。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近。聖人之稱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爲己甚。孔子自稱。亦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息。息則閒斷。不可以言聖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者

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乎。此卽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皐陶栽培其德。至於豐熟也。德乃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皐陶之邁種。比之於罔克者。爲如何。以皐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爲如何。參視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語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皐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皐陶之功。皆在可念。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禹、皐陶一體之人也。禹常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皐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于正者已無。而或干于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皐陶作土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者。刑與教對立。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刑也。無刑者。教也。民協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糾之。則

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皋陶而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皋陶一體之人。皋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皋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卽克艱廣運之意也。皋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爲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

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皋陶而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皋陶一體之人。皋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皋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卽克艱廣運之意也。皋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爲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

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者也。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鯀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孚。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已。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作爲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爲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爲功。卽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爲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爲能。而視以爲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爲功。而視以爲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俞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內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卽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卽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歷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歷數自然在躬。初非歷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他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

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真。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剴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

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真。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剴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皋陶。則辭之皋陶。有功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號令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至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爲之君。化之不服。彊梗頑狠。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既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爲堯。允恭克遜爾。舜之所以爲舜。溫恭允肅爾。有苗之爲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爲惡之本原。昏迷之中。養成不恭之念。遂至於爲侮。

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貫。雖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圯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棄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濱之語者異矣。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遇戎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教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句。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句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尙有毫釐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興師。其揆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深谷。甲者未坼。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坼而悉芽矣。苗民三句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卽班還其師。整肅其旅。無躊躇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彝。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外。卽班還其師。整肅其旅。無躊躇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彝。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



# 增修東萊書說卷四

## 皐陶謨第四

虞書

曰若稽古皐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皐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後世嘗並稱美。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未聞捨皐陶而獨稱禹也。禹。皐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皐陶爲天子矣。使舜不受堯之位。則四岳爲天子矣。皐陶亦堯時四岳之類也。況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皐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皐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皐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皐陶之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皐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君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皐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敍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敍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卽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皐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皐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皐陶特指以爲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爲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皋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峭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踐履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爲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尙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爲至重。謂知人卽哲。卽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卽惠。卽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禹已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爲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爲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皋陶聞禹以爲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卽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皋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皋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皋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卽叩采采之意。皋陶之言未終。而禹卽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自有不容已者。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強勉作爲也。大抵寬多失於闊略。寬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萎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慤。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鯨。小則爲盆。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溫。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根也。愆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強勉作爲也。大抵寬多失於闊略。寬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萎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慤。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鯨。小則爲盆。成括必加之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溫。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根也。愆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

縱弛隋慢。卽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兢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兢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爲曠。蓋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教。在我則勅之。勅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勅之使歸厚而已。勅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敍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閒。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撙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鯀

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閒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凜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閒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底行否。禹贊美其言。可底於成功。皋陶慊然以爲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已。觀皋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之官。視皋陶氣象爲如何。禹與皋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恭已無爲。聽臣之論治而已。言若稽古止於皋陶。見皋陶之德與禹相參。

###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益稷與皋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閒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皐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吁。亦峭然之辭。畏聖人之意。皐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卽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尙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

皐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吁。亦峭然之辭。畏聖人之意。皐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卽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尙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覆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教禹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之意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

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爲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誚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卽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唐虞之時。詩有不出於真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於讒說者。教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卽言。帝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卽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旣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頡頏。頡頏然勇於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卽言。帝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卽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旣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頡頏。頡頏然勇於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鳥獸踴躍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蕭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尙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所以重複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己。擊拊。卽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賡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真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勅正之。勅之工夫少閒。便不是天命。難於人爲矣。則天命卽不得其正矣。勅者。整勅之意也。時者。時時勅之。幾。又時

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勅。則私欲閒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於下。則元首興起。不昏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安得不廣且明哉。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凡率作興事之際。必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謹乃憲。最要看大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興者。奮勵之謂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幾。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爲。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彊欲有爲。卽成叢脞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臯陶切直辨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臯陶之言而遽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脈絡固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之中。臯陶聞之。天機自動。颺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臯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卽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旣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卽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旣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濰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水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兗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爲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水無所泄。豈不爲患。水爲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爲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胸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兗州水害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繇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漸包惟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下。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珉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堯之水。則堯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榦栝柏。礪砥礪丹。惟箇簠楮。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底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杔榦及栝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榦栝柏。礪砥礪丹。惟箇簠楮。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底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杔榦及栝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殫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既有河以絕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岍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岍山至敷淺原爲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岍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絕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沔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絕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拂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墀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旣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沔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絕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拂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旣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

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內外相制。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率而內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爲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旣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旣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脈絡。瞭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脈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旣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旣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脈絡。瞭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脈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